

经典新视野

20世纪中国文学精短选读

杂文卷

细读人生



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



经典新视野

20世纪中国文学精短选读

细读人生

上

海

文

化

杂文卷

版

社

朱文华 主编

许道明 朱自奋 编选

I266.1
XD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读人生:杂文卷/许道明 朱自奋编选.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3

(经典新视野·20世纪中国文学精短选读)

ISBN 7-80646-335-6

I. 细… II. ①许… ②朱…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1680 号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陈 平

经典新视野:20世纪中国文学精短选读

朱文华 主编

细读人生——杂文卷

许道明 朱自奋 编选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57,000

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ISBN 7-80646-335-6/I·352

定价:16.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总序

成光荣的高点,往往也是包袱的生成处。现实生活的刺激始终是活跃的因素,但是文学内在的要求同样始终没有放弃整合的努力,这正是这个世纪文学具有巨大生命力的根由,也预示了中国文学必将有更光辉的未来。

我们编选《20 世纪中国文学精短选读》，大抵是为当今的非文学专业的青年人的。他们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也即是革新后的中国文学的受惠者，他们同时是新世纪的创造者，当然也是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学进一步革新的有生力量。这套“精短选读”所选各类体裁的作品，代表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实绩，它们所描绘的社会现实和表现的思想情趣，对正值生命花季的读者朋友或许还有着一定的认识历史和启发思想的作用。同时，它们姿色纷呈的艺术表现和创作者不知疲倦的追求，对提高青年朋友的文学素养也不无裨益，或鉴赏，或创作。

主编朱文华负责整套“精短选读”编选的组织 and 设计,许道明协助主编承担了一部分工作。戏剧文学作品通常有一定的篇幅,与“短”不合,只能割爱,颇感可惜。因此,这套书由诗歌卷《放飞激情》、小说卷《追寻梦幻》、杂文卷《细读人生》、散文卷《收拾情感》、日记书信卷《重返家园》等五种组成,编选者分别是张新、孙洁、许道明、朱自奋、周双全和朱文华。限于水平,欠缺和失误容或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由于这套丛书主要是为以中学生为主的青年读者编选的,尤其希望听取他们的意见。

齐图二爆五, 耀京然奋中惠快付内主另人国中, 向去本界附学文 2001 年 2 月

2

● 细

读

人生

文
卷



前言

。恩意的新稿音韵，“亥末之新即
音用赋律向，黑由意引，黑由然耳，“四重三折”的义气，诗人否然，率直悲愤
群既。人云不升音律，裂破然不升命主，小星之然引调，宜时之最书区的人引文
丁育美益量，蒙自味革为，平批，将如强风西露能引民，笔路事人，融融事因，升改
。日草大强数强县更文索，于良的人国中批武升一
自味革为，平批于王文索丁强引“意索”味“率调”以家引《平青意》，来以升既
是，中平班音群既。发主中命革思思至以命革学文从而也引文索升既，消识的然
文源，引以“四五”。新批即文味平批会引音引调一照心，忽则引许道明，引引
。强引大强数强县更文索，蒙自味革为，平批，将如强风西露能引民，笔路事人，融融事因，升改
的音 关于杂文，古今中外说法有不少，以为它是散文家族中的一员，是一种专事
议论的散文，倒是共识。迄今为止，有两种界说留给我们的印象最深：一是由美
国人B·艾布拉姆斯在《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指出的，“任何旨在探讨问题，阐述
观点，或就某一议题加以论证的散文作品都属于杂文”，并“以论述说理不求系统
完备，对象只限于一般读者，有别于论著或学术论文”；另一种的“专利权”归中国
人，拥有者是朱自清。他的《什么是文学？》说得分明，杂文和报告文学一样，同是
“杂文学”，不属于诗歌、戏剧、小说以及记叙和抒情散文等“纯文学”范畴。两种
说法，各显胜场，算来已将杂文的主要精神囊括殆尽。洋人说出了杂文作为议论
文的“小品”特征，而咱们先辈说清了杂文作为文学的“边缘”的特征。

杂文在中国，一般人都倾向“古已有之”的说法，对此说得最有趣的是鲁迅。
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
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
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似乎在姑妄言之，大抵倒与实情相符，虽然
多少有些不说也罢的味道。当然，我们从鲁迅的话中是可以读出他的自嘲式的
愤激来的，但谁都不能怀疑他言下自有传统的余绪。在古人的心目中，写写杂文
本也无妨，但这类玩艺儿到底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刘勰《文心雕龙》“体大而虑
周”，是很叫人佩服的，它倒已有“杂文”篇，然而，刘勰把“文”“笔”兼有、杂七杂八
无法归类的文体，都一网打打在“杂文”中，而且还直言“杂文”也者，“文章之枝派，

暇豫之末造”，颇有鄙薄的意思。

指涉世事，臧否人物，广义的“说三道四”，俨然也罢，任意也罢，向与知识者文化人的习性最为相宜，所以杂文虽小，生命却不绝如缕，作者代不乏人。得到近代，国事蛞蝓，人事沉浮，另有骀荡西风的吹拂，批评、改革和启蒙，最终养育了一代先进中国人的身手，杂文更是躬逢盛大节日。

现代以来，《新青年》作家以“随笔”和“杂感”淬砺了杂文之于批评、改革和启蒙的功能，现代杂文因此而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中生发。得到鲁迅手中，虽仍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心眼一概朝着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五四”以降，新文学向深入的方向挺进，并与社会变动相激荡，杂文的发展一如尼罗河大泛滥。《语丝》和《现代评论》两家周刊，差不多是当时最有声名的杂文“专卖场”，前者的排击旧物催促新生，后者的向往“雍容和幽默”，凝聚和培植了一大批新老杂文作家，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等，他们的名字业已作为“五四”第一代杂文家彪炳于历史。鲁迅后来说，“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并有着“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的传统。他所谓的“散文小品”，主要指杂文，这是无须赘言的。当然，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家，包括鲁迅，大都还不承认杂文是“创作”，唯周作人，他不仅专事杂文，竟至将杂文说成是“抒情的论文”，并直陈它们也完全可能成为“美文”和“创作之一种”。

30年代，人们依然不愿意松爽地将杂文正名为“创作”，但杂文藉文学变动和社会变动之力，迎来了自己黄金的丰收季节。鲁迅在这一阶段更是认为杂文记载着“中国的大众的灵魂”，是时代和革命“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并且将自己的作品称做“匕首与投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当瞿秋白盛誉鲁迅的杂文为“战斗的阜利通”时，当冯雪峰指出鲁迅的杂文，“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和文苑里为独特的奇花，也为世界文学中少有的宝贵的奇花”时，鲁迅便成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伟大旗手，以至于第一等的圣人。正是在这一时期，鲁迅迎着扑面的风沙，带着伟大的经验，最终呼呼把杂文请进了文学的殿堂，在给徐懋庸《打杂集》作序时，他向那所谓的“艺术之宫的禁令”发起了挑

细

读

人

生

文卷

战,申言杂文“要侵入文学的高尚的楼台”,要像古希腊的“伊索”和古罗马的“契开罗”那样“坐在文学史上”。在这些值得留恋的年月里,徐懋庸、唐弢、聂绀弩、廖沫沙、周木斋等一批新秀的脱颖而出,生动地体现了鲁迅的影响,陶行知、陈子展、曹聚仁等人的相关业绩,同样生动地体现了鲁迅事业的感召力。至于《太白》与《论语》的颓废,差不多是可以用“匕首投枪”和“小摆设”喻之的,过去的看法不乏胜见却多有偏颇,实际上倒是杂文繁荣的标志,当然也说明了杂文家当时的精神状态。朱自清说得较近情理,他说:“随感录讽刺着种种旧传统,那尖锐的笔锋足以教人啼笑皆非。接着却来了小品文,虽说‘天地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有,然而基础是打在‘身边琐事’上。从讽刺的深恶痛疾到玩世的无可无不可,本只相去一间;时代的混乱和个性的放弛成就了小品文的一时之盛。”(《历史在战斗中》)读者的口味毕竟值得而且应该尊重,“论语”派杂文同样有着某种反叛传统的因子,它们崇尚个性自由和追求个体风格的执拗,到底不能轻易抹杀。此外,随文学大众化运动的深入,“科学小品”、“历史小品”的涌现,长年来,人们仅止于看取它们是杂文的一种新收获,似乎还没有多少人愿意揭橥它们指向未来的生命意义。

鲁迅逝世后,发生在“孤岛”上海的“鲁迅风”论争,结果是建树了现代杂文的方向。从总体而言,40年代的杂文是向着更成熟的层面发展的,但在不同的政治地区享有不尽相同的命运。桂林和香港,团结在《野草》周围的杂文家相当年轻,却几乎都是鲁迅的传人,重庆方向既有资深作家的华章,也散发着日日进步着的新人气息。比如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是被朱自清称为“春天第一只燕子”的,其中许多篇什代表了一种杂文新风尚:“从尖锐的讽刺个别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深广,影响也越见久远了。”昆明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心的一群教授杂文家,如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王力等,民主运动的时代风云终于扫荡了他们书斋的宁静,人格力量、情感力量 and 道义力量结合着他们富赡的学识,使他们的杂文一概丰姿特异,算是显示了他们新的生命能量,同时也为现代杂文平添了新气象。杂文在延安,情况复杂些,但也始终显示着自己的生命存在,艾思奇、胡乔木、谢觉哉等人的文字是一种方式,丁玲、

罗烽、王实味等曾经表现了另一种方式。前一种方式对后一种方式的消解以至于最终覆盖,反映了政治对杂文的极端要求,既合理又偏狭。无可讳言,延安的杂文运动是逸出了文学的范围的,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权威话语对现代杂文进行的一次重新建构,从突出政治发展到一切从政治功利出发,于是也渐次消解了杂文“寓肯定于否定之中”的根本性征。

新中国建国后十七年间的杂文,大体一本延安的经验,沉寂而不足观。虽然不时有人呼吁“需要杂文”,不时有人神往着鲁迅的杂文景观,也出现过一些光彩和锋芒。50年代中期响应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批杂文,60年代以“三家村”为代表的杂文,虽还铸刻着明显的局限,终究已是空谷足音,弥足珍贵。然而,权威话语对它们的诛伐,一如旧时的文字狱,大抵是惊心动魄的。“文革”十年,是浩劫文化的十年,似乎也有杂文在,从当时的社论文字到大字报语言之间,人们唯有闻到阵阵血腥气。广陵绝响,新中国杂文最终走完了从思想禁锢到法西斯文化专制之路。

十年的文化浩劫结束,经过了思想解放运动的调整时期,随秦牧《鬣狗的风格》等一批杂文重见天日,杂文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重新焕发了它的青春。当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民主重又武装中国民众时,现代杂文表面看来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时代,最突出的节目是杂文界的多次讨论差不多都离不开“恢复鲁迅杂文精神”这个主题。不过,重新学习鲁迅,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说来还真不易,倒是借着拨乱反正的社会壮潮的推动才得以实现的。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当然继续是杂文赖以生存的重要题材,但人们开始大胆打破了数十年来的理论模式和写作模式,逐渐争取个性创造的自由心态。对杂文功能和体式的多元理解是重要收获之一。老杂文家廖沫沙说“杂文不单是对敌斗争的武器,它同时也是对人民内部针砭时弊、剖析真理的有效工具”。而写了近一辈子政治文化杂文的夏衍竟朗然指出,“杂文是诛伐邪恶、匡正时弊的武器,又是一种可使读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性情的文体。”黄裳《继续走鲁迅的路》更是说出了广大杂文家的心声:“杂文写作是没有定法的,它的特性是杂。千百年来,中国思想上的沉疴是执一害道,也就是‘舆论一律’……都要有一种法定的

●

读

杂
生

文

卷

说法。”

杂文终究是一种思想者的文体，固然需要作者的学殖和才情，所有风动一时的文字还证明这种文体更需要作者强烈的怀疑、批判和探索的精神，需要他们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新时期的杂文创作正在发展着，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首届优秀散文杂文评奖活动，是建国四十年来的第一次，也是“五四”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次，算是检阅了新时期杂文的枝柯扶疏的胜景。1989年4月，在授奖暨散文杂文研讨大会上，作为过来人，唐弢、柯灵等老杂文家欣慰不已地向世人宣告，新时期的杂文，“明显地超越了30年代的一般水平”。唐挚（达成）还指出：“以《三家村文集》和《当代杂文选粹》为代表的杂文说明了新时期杂文的繁荣。夏衍、廖沫沙、秦牧、严秀、冯英子、林放、邵燕祥、牧惠、蓝翎、舒展、陶白、章明、吴有恒等老作家的杂文创作仍然十分活跃。叶延滨、陈小川等年轻的杂文家的出现，显示了杂文队伍的新生力量，这是可喜的局面。”

杂文在台湾、香港等中国土地上的生展，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们是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杂文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与大陆自有殊异，但深处活跃的都是中国人的心眼，并且程度不等地蒙领着“五四”新文学的泽溉，其中多少也包括了鲁迅对于那个地区杂文作者的恩惠。

编选者工作中途，领命赴东瀛讲学，未竟部分均由研究生朱自奋小姐完成，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2000年清明时节

前言

目 录

[00] 斗 粟 曹	辞主人文同晋魏爽
[10] 叶 余	叶金伯案半文
[20] 木 衣 陆	歌 游
[30] 管 崇 景	乱 落 的 泉 神
[18] 许 夏	风 斗 “ 献 剑 ” 的
[48] 宋 奕 王	苏 合 百 裡
[40] 叶 素	云 以 雅 韵
[80] 青 衣	命 薪 随 正 尔
总序	朱文华 [1]
[40] 叶 孟	一 多 所 以 《 叶 孟 西 》 著
[01] 前 言	许道明 [1]
“作揖主义”	刘半农 [1]
新纪元	李大钊 [6]
反抗舆论的勇气	陈独秀 [11]
差不多先生传	胡 适 [13]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钱玄同 [16]
春末闲谈	鲁 迅 [22]
“报娘恩”	陈 源 [28]
长忙玩忘完	陶行知 [30]
流氓尼德	瞿秋白 [32]
正面文章反看法	陈子展 [38]
苟全性命法	徐懋庸 [41]
论政治病	林语堂 [43]
吃茶文学论	阿 英 [47]
自己的文章	周作人 [51]
药	唐 弢 [56]



谈魏晋间文人生活·····	曹聚仁[60]
文学家的脸孔·····	徐 讷[64]
说难·····	胡乔木[69]
韩康的药店·····	聂绀弩[72]
论“晚娘”作风·····	夏 衍[81]
野百合花·····	王实味[84]
隋那以后·····	秦 似[94]
论红颜薄命·····	苏 青[98]

孙行者的际遇

——读《西游记》札记之一·····	孟 超[104]
-------------------	----------

必也正名乎·····	张爱玲[110]
------------	----------

闲·····	王 力[116]
--------	----------

简论市侩主义·····	冯雪峰[120]
-------------	----------

驴猪鹿马·····	郭沫若[126]
-----------	----------

论气节·····	朱自清[129]
----------	----------

握手·····	梁实秋[135]
---------	----------

况钟的笔·····	巴 人[139]
-----------	----------

为演员的青春请命·····	田 汉[143]
---------------	----------

从《目莲记》说起·····	柯 灵[147]
---------------	----------

有鬼无害论·····	廖沫沙[153]
------------	----------

鬣狗的风格·····	秦 牧[157]
------------	----------

孔狗江马论·····	冯英子[163]
------------	----------

事事关心·····	邓 拓[168]
-----------	----------

开玩笑的自由·····	李 敖[172]
-------------	----------

华表的沧桑·····	牧 惠[178]
------------	----------

假如茅盾不当部长·····	林 放[182]
---------------	----------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出气·····	龙应台[185]
------------------	----------

●

●

●

杂

●

文

卷



“娘打儿子”论	邵燕祥[190]
各领风骚没几年	陈小川[194]
“文革”博物馆	巴 金[198]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	柏 杨[203]
论无耻	舒 展[207]
你不肯,我就	梁锡华[214]

“作揖主义”

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司太^①的不抵抗主义相像，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

^① 今译“托尔斯泰”。



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

细

读

人

生

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切。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

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时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